

# 慎思錄

二

冊數	記號	番号	部類	常尋縣賀源
六	一		雜	

919.5  
347  
val

慎思錄

卷之二

貝原篤信編錄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義理無義理則人道廢矣是以國

家不可一日而無學校無學校則義理之教不興

人倫之道不明故曰飽食暖衣逸居無教則近於

禽獸元人王介有謂天下事若緩而實急者學校

是也豈不然乎夫明君先制民產民食既足則修

學校之政不可緩此令富而後教之者聖人爲治

之序也

王介之言本于  
晉李遠之語

天地造化之道陰陽變化之理有常是以進退消長



存亡之數有限人物之生其間也不能逃其定數是以盛者不能不衰生者不能不死此天地之常理也君子安其常理故雖顛喪流離不憂苦雖至衰老而不嗟嘆雖臨死亡而不悲哀樂夫天命而不疑者也

大凡聞道亦各隨稟性之高下而有淺深耳然非其生質通明淳正之士則殆不易到於此偏僻蔽昧之徒所不能聞也故雖用力於經術數十年亦有未能窺其藩籬者是可謂章句之習訓詁之學也西銘前半截言天地爲父母萬物爲一體此言其道

理也于時保之以下後半截言人之事天地之道當如事父母此言其工夫也終二句是主意夫昊天有罔極之德而人生不知事之之道可謂虛生也是西銘之所以作也

朱子好說恰好二字蓋人之所行合時宜而達事變應人情而順物理凡百行惟無過不及之差則所半處皆恰好此恰好二字之所以當理也已。有。有。能。而。人。不。知。者。乃。係。于。人。於。已。不。相。預。然。欲。顯。揚。已。之。善。與。能。而。自。衡。自。矜。其。界。陋。甚。矣。不。能。自。樂。且。招。人。之。誹。笑。不。知。孰。甚。焉。古。人。曰。自。譽。

自媒者士女之穢行也須自掩其善自晦其才書曰有其善喪厥善於其能喪厥功誠哉斯言也可以爲戒

年彌高而德彌邵者君子之事也聖人言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又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我輩未到老心志亦增衰弱恐不覺到下達須慎晚節而激昂不廢怠焉援曰老當益壯蓋世人壯歲則雖激厲謹名檢然而不保晚節者多矣古人謂要之堯日是非乃定者非虛語也故韓魏公曰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著力所立時全

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凡讀書之法須專一如此庶乎有得

人知天地萬物皆爲一體則人我忌克之念自息慈愛惻怛之心自生生物與我無間隔此爲仁之工夫善惡必有禍福之應天道好還其理甚昭明可信且可畏但有遲速耳衆人不知此理故不能作善弭不善而妄禱請求福於鬼神然鬼神聰明正直不枉理而福人斯理亦甚昭昭矣雖庸人亦當識其無益何若行陰德而自然有陽報乎

清心省事立帝衰年靜居之所宜乎雖居官者亦當

如是蓋收繁歸約而不妄生事端則事少心清而其樂無窮此所以養氣修德而寡過遠禍也

克念而後言克念而後行言行常當在于克念之後一言一行須用心點檢不可妄發動是言寡尤行寡悔之道也

簡者非有意于省事但爲所可爲而不爲所不可爲則事自簡好事者往往爲所不當爲而生事多端人之所以勞心生禍也

記云毋勸說益擊取他人之說以爲己說謂之勸說夫竊他人之財猶謂之盜然况掠取他人之美以

爲己美乎可賤之甚也有先輩長者好取人之言而用之者告人曰惟非吾謀誰某之說也是可爲取言之法然近世中華之才子亦往往有擊取前輩之說以爲己說者其志懶矣近世薄俗本邦之人往往亦如此不知耻之甚矣

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凡學者讀書之法當如此然其記事纂言者不採嘉言善行有益于世教者而好載猥艱駁雜奇怪妄誕之說不足以爲益適足以惑人

天一生水天氣通乎地中地氣常凝聚所以地中水

天生而不息也且山谷者地氣之所厚聚也故其生  
永也最多矣

知欲圓言智者融會貫通而不滯于一隅故能達愚  
者偏陋固滯而拘泥于舊習故不達行欲方言君子  
子正直謹嚴而不妄節操小人苟且偷薄而無  
所守

天地萬物皆有自然之文日月星辰雲雨烟霞之成  
象而顯于上者皆在天之文也山峙川流江海之  
深廣田野之布列此皆在地之文也人倫常行之  
有法則威儀三千禮義三百之有品節進退周旋

之有容止舞蹈之有儀容衣服之有采色器用之  
有制度皆是在人之文也鳥獸蟲魚之有羽毛鱗  
介草木之發榮暢茂羣花之紅白爛熳此皆羣品  
之文也豈啻形色之視於目者而已哉抑聲音之  
聽於耳臭味之入口鼻亦皆有文蓋五聲之節歌  
詠十二律之和八音五味之可口香氣之養真此  
乃聲音香味之文也人惟知形色有文而不知  
聲音香味亦皆有文故曰萬物皆有自然之文也  
豈特見於文辭言語而已哉薛敬軒曰凡有條理  
明白者皆可謂之文非特語言文章之謂也

君康曰必有忿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竊謂有忿者猶有強制之意至有容則洪裕寬綽乃德量之廣大也須聰以至容

程子曰忿慾忍與不恐便見有德無德朱子曰只觀人之氣象便知其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是皆知人之法也且修己者亦須以此自省察

凡從事謹始慮終則寡過寡悔故從事當以思爲先不思而輕率從事則必有過有過則有悔擇將之道在智與勇而已而知爲上勇爲下知者能使勇者徒勇者不能使智者以徒勇而無知者爲

將不敗鮮矣故擇將者擇知爲先擇勇者其次也邵子言天地之始終闔闢一元之數終而復始是前聖所未言者然其理必然以此推之開闢之前亦有天地其一元之數亦猶今之天地之數也前天地之中有萬物亦猶今之所有再開闢之後亦有天地萬物恰如有今之天地萬物然前後一元之數同終而復始不知幾回蓋天地萬物有一定之理萬古變化有不易之道故雖萬闔萬闢而天地人物之不異也恰如今之天地此雖臆度之言無證驗以理推之恐當如此頃見薛敬軒之書其所

說之意亦如此

邵子以十二會說天地之始終其說雖似平象固然識者以數所考理或然楊升菴極口誹邵子說者予亦不敢信凡萬物皆有始終天地亦一物爾豈無始終乎予嘗見高山之上有蚌殼而附巨石是前天地之物不消滅此知雖天地亦有變易生滅也

古之君子多慕江山林泉之勝而忌富貴之崇高夫山林與爵祿同是外物也慕之者有鄙與達之異其故何也蓋富貴得之有義有命焉而其樂也淺慕之也

矣欲要得者爲鄙且爲不知命也如山林之勝風月之樂取之無禁者好之者爲至慕焉者非貧而以得之者爲清福其樂也深矣此君子之所以愛慕之也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朱子答張敬夫書曰愛之理者是乃指其體性而言篤信謂仁有體用然心之德固體也愛之理亦指其體性而言則不屬於用俱以仁體爲言雲峰胡氏以心之德爲體以愛之理爲用者非也近看孫詒仲四書緒言曰事之宜亦非是用謂處事之宜在於心俱以未發言事之宜

與愛之理一樣猶曰宜之理爾愚謂如孫說則事之宜亦不可屬乎用

人有過失由其偏性彼之頑愚不可奈何或時勢有出乎不得已者皆所當宥恕也不可譴責太嚴急惟有容德則大也又有不可宥恕者難一槩論草木子曰豐其實者嗇其花愚謂此言物無全美也今考驗諸草木皆然黍稻之爲嘉穀也凡茄之爲佳蔬也橘枳栗柿棗榧之爲佳果也皆實之羨者而其花反不足觀如海棠白櫻山茶牡丹芍藥菊水仙之類皆花之羨者而其實不堪啖人巧言如

正流者其所有多不實此無全羨也

管仲論兵曰先計後戰愚謂君子之處事亦然先思而後行則無過舉苟不熟思而遽舉事必有過焉不祇晦者少矣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所以爲善也周禮大司徒註曰同師曰朋同志曰友愚謂是朋友之別一書假同門曰朋友同意或朋與友通用者亦多矣古人甚重朋友之誼亞于兄弟今人於朋友情甚疎薄且無信義之相保因茲增見得逐時風俗澆漓

女子與小人聖人以爲難養也况衆人養之者豈可

不用其心乎哉如婦女之性亦或有聰慧易曉事者然而率於義理太蔽昧雖教之詢詢不能通曉故其所昏塞雖告戒丁寧而不能督悟徒勞我心志增彼忿怨而已易所謂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然而其過惡之大而害義者固不可不督責若失小過非甚害理者可強忍陰默而不言是不勞我之心思不生彼之怨恚而家道雍睦之道也古諺曰不疑不讐不作家翁此言信有理哉君子之對女子與小人亦當如此

五常百行總言之則皆善也是仁心之所發爲善者

所以愛養人物而贊天功也是以爲善者乃所以事天而報德之道也雖微賤之人苟存心於爲善則必有所濟故一日爲善則爲一日之好人日行之久而不休則積善無窮而其樂亦無極若夫富貴有勢位之人苟有誠好善則其所施濟廣博而其樂豈不大乎

古人之葬親下其宅兆安厝之程子曰地之爰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其理當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

葬地之爰惡與子孫之禍福如信不相交淡然擇地

之矣者而葬之封溝於丘墓而不令臻于荒壞者  
子孫之厚于親也厚于親者養其本也辟如培擁  
根本而枝葉碩茂然有福于子孫不亦宜乎苟不  
釋其地之義惡而葬之者不能安厝之況至後世  
亦令荒穢廢壞乎是薄于親而傷其本也辟如傷  
害木根而枝葉枯瘁然有禍于子孫不亦宜乎  
嗜之一字人情之所不免而嗜而不止者乃傷財區  
身之基也肴其所嗜之淺深而其禍之細大緩急  
可知也

王陽明論知行合一曰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

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篤信欲改之曰知之真切  
者必能行之行之精察者必能知之以是爲合二  
則可也陽明惡即物窮理之說故欲行之而後知  
所以發此論也是以知行強爲一可謂牽合附會  
且混淆而無別亂雜而無章也是與聖人之說大  
異蓋知行本是兩事不可妄爲一故聖人說知及  
仁守說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說博文約  
禮俱是知與行各有工夫譬如目視而足行視與  
行二者用力自別其序亦不可亂古人之學知之  
則必行之不欲徒知之今人須學古人之所學何

要說知行合一乎

程子曰爲人處世間得見事無可疑處多快活愚謂君子之學博覽廣聞以窮理爲務故積累久而貫通于天地萬物之道理則俛仰於宇宙之間而事物悉至無可疑不樂復何如此君子之心所以多快活也

自反者行有不得反求諸已不責人而責已之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蓋能自反者無怨尤不動聲色而人易從且易感是修己接人之要道也

聖人之教以忠信爲本所謂思誠者人之道也以居敬爲主忠信之工夫苟不以忠信爲主徒以敬爲一心之主宰是以工夫爲心之主恐偏于敬而流爲束縛強持之病也甚則色執仁而行違者有之夫敬者古來聖賢傳授之心法然近世之持敬者爲一副當之病學者須知居敬之方而後持敬親義別序四倫之道雖尊卑上下各當相勵然而所繫乎下者最重故忠孝貞順者爲臣子婦幼者所當特行也蓋其勢位在下故其所事上之道與君父夫兄之所施異矣不可相比較也唯朋友之交

其所當信之道我與人相同而無上下之異者以其勢位相敵也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爲學工夫之次序而傳學者都立爲學之規模也審問以下四者各就一事推究其條理也

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愚謂天地萬物之與我爲一體本是自然之理然衆人有私意之障礙而不能爲一體唯仁者無物我之私以爲間隔故依舊爲一體非勉強爲一體爾西銘以乾坤稱父母民爲同胞物爲吾與此亦本有斯理非強名

之也

凡用兵者須由仁義而行之苟非由仁義而行之則不免爲盜賊蓋用兵則乖戾于天地生物之心好殺則傷害天地生物之氣故天道惡之然聖人不得已而後用之是亦行天討也蓋聖人之用兵也行其義也而仁在其中矣程子竭頌曰殺之則害仁放之則傷義是亦聖人用刑兵之意也凡五兵之中義兵應兵二者君子所用也如忿兵驕兵與貪兵三者君子之所不用而小人之所獨行也財者國家之所資用而民命之所繫也故財竭則自

給不足况贍貧窮行禮義勵廉耻賞有功行兵防敵凡國家百事不可得舉行乎故治國家之道以理財爲要然足財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務本者在教稼穡勸種植惜民力賑貧乏而已非貪求侵奪之謂也節用者在量入爲出裁制冗費禁止奢華而已非吝嗇刻薄之謂也太學之書生財有大過之一節是理財之大畧也如小人之貪求侵奪與文旦嗇刻薄是生財之小道也

衆人之愛惡出于私情之偏僻而違理者多矣世有謹厚淳實之人復不免有斯偏僻之病者何也蓋

因其心智昏昧有所蔽惑也愛惡於人者所當自省察也

爲子孫惜福者言吾身幸而多福者須減其福而不受盡如此則子孫亦度幾自可受其餘福而已苟吾身一旦咸受盡了則無餘福之可遺于子孫天道虧盈而益謙吾身福盈則恐其覆敗亦不可測况無餘福之可以遠及于子孫乎

太學或問曰天下之物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愚謂所當然者理之易見者所謂粗也所以然者理之難見者所謂精也夫理者

一也以其有表裏精粗而有一者之別

天地既闢之後五行之生也水火最先木金次之土在最後然而水火竄土金木亦資土而生則土似最可在水火金木之先且土卽地也與天俱在焉不待水火金木之生而後生然其序却在四者之後何也竊謂水之查淳火之灰燼木金之陳腐皆歸乎土則須在最後非以地爲生乎水火木金之後也愚見如此或曰水火木金皆資土而生焉猶五常之信在後故土却退在水火木金之後二王說溪君子之訂正而已耳

朱子曰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篤信竊謂居敬之工夫須要貫內外兼動靜蓋方無事時此心固當存于內有事時亦當心存而事不苟有事與無事存內者不異朱子謂敬在事上者心體存內外用應外也非全在事上

心者人之神明衆理具焉而萬事出矣人之所以爲萬物之靈者惟在此而已矣是爲身之主而在乎中所以役使耳目鼻口之外形者也譬如君之使臣然故名之爲天君仁義禮智之所會而爲性之郛郭須極崇奉而善安養之尊之如天敬之如

神勿使耳目口體情意之欲苦吾天君若天君爲外形所役則猶以臣使君然以爲悖逆之事宜使靈臺長安奉天君常和樂

人心之所以爲靈者因有仁義也譬如穀種有生性心則可以爲貴苟無生性則可爲秕不可爲種也人若不以仁義存心則雖有智覺非所可貴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夫君子小人之心皆有智覺而以仁義之存亡而君子小人別矣孟子說未放心者亦是求仁心而已若夫方外之徒捨仁義而求心譬如買瓊而

還珠然

或曰性者渾然一理及發時而後有仁義禮智之名未發時恐不可分爲四予曰不然人性固是渾成矣其中不可有條理之界限然有諸內必形諸外四端之發可以占其在中者苟未發之時非其內有四者之理而具則何以有四端之發乎外乎天道福善禍淫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者此與四時之循序風雨順時災害不興同是一理天道之常理也可爲正命也君子遇災禍小人得福祿者非天道之常理此與四時之失序風雨不

時有災沴疾疫者同是一理不可爲正命也然正與不正亦無非命是皆天之所命陰陽之所召當順受而已

知人是知其才不才且知其善惡也知人甚難非其天資聰明通悟則難能也雖是難學得然學之亦有術在視其眸子聞其言語試其好惡觀其威儀察其誠僞耳視其眸子察其言者孟子之所嘗說此知人之術最可以察人心之邪正與才不才久用心而熟習則庶乎不謬矣子之視觀察是知人之常則也雖常人亦不可不學之然比之孟子視

眸子之術學之也難矣凡不知人之害甚大矣至喪國亡身故季札曰君子務在擇人信哉斯言也朱子曰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竊謂禮者仁之顯著於外而有節文也智者義之含藏于內而有神明也

古語曰偏聽生姦獨任作亂是聽言者所當審察而明辨也如聽訟者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平吾心易吾氣無喜怒之私令彼盡其言而後可折其曲直決其是非苟偏聽而決獄則不過者寡矣蓋先入之言既爲主則偏執前言而不能反覆言是惑

之深者也聞人之毀譽亦然可不察乎

方孝孺曰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是天下之至言人須常思此言而忍其欲侵當不祇恤學者須於此處不少放過小心翼翼當可令敬勝怠義古勝欲庶幾爲學得力而有進矣吾人於德行常不得進益者由於此處放過而不用心也

人家將興也從諫改過其將亡也拒諫自恣及其上也雖悔何及

凡執王小技曲藝亦必有師有學而後其事成况人道之大修已治人而安定國家平太小之大事豈有

無師無學而可成事之理哉

多念多言多事三者最害乎爲學益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子故學者須要守三省一曰省念二曰省口三曰省事然三者人事之當然者豈可妄省強推乎只事之所當念而念之則其所念自寡矣是省念之道也省言省事亦然且多事者人之所難免但可擇其要約者不要好事而可也又有逡巡退縮而畏事當爲而不爲者此亦可謂無勇者也

或曰精進二字出于法華經是浮屠之言不可用然朱子語中亦有說勇猛精進者何也案精進二字

出子前漢書叙傳師古云精明而進趨也是先儒之言自有的據倭俗古來以食素饌爲精進者非也

君子責己之心常多責人之心常少怨惡之心常少宥恕之心常多所以坦蕩蕩而多樂也小人反之所以長戚戚而多憂也

程子曰信有一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忘奪亦不得愚謂程子之言爲有善于己而自信者而發矣如古語所謂禮儀不愆何恤人言淮南子所謂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者

是也如今之信人者信非其人是不知人也自信者苟不知吾不是而自是是不知已也二者不知亦甚矣其自信者孔子所謂居之不疑者厚顏自尤是自信我非而不疑者是以足欺人然昧者不能辨其非以此妄信其人者亦有之唯信可信之人便可以爲得信人之道也今人不信可信之人而却信不可信之人可謂不明而妄謬也

學者須以仁存心每日要做利人之事不管人之知與不知稱之爲陰德上自王公下至乞人皆有利人之事須要盡其心雖貧賤之極亦可行焉唯有大

小廣狹之異而已行之久而不廢則積善豈有窮乎古語曰塵積而成山此之謂也夫利人積善如此不亦樂乎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及戒祀疏勸經學疏其立論本經術其說頗純正而有理朱子詩傳復取其說真西山以謂可爲仲舒之亞宜哉可惜其素行與學術相乖戾可謂不能履其言也

凡天下之物皆有上下上者貴下者賤仁義者上者也資財者下者也心性者上者也身體者下者也節義者上者也生命者下者也君子常主乎上者

而存下者是君子處常之道也苟不能上下兩全則取上者而捨下者是君子處變之道也小人常捨上者而不取偏取下者何也君子學而知道故知上者之可貴而不可捨也世有不學而能行節義者是生質之義其長處也

天下有本然之理有當然之工夫有自然之效蓋有本然之理則不可無當然之工夫苟有當然之工夫則自然之效不求而自在其中矣姑以事親一事言之父母之於我爲我之根本且鞠育教誨有

罔極之恩所當孝也此爲本然之理我事之之當竭其力此爲當然之工夫既孝則父母喜之而慈愛亦益至矣此爲自然之效學者之所當用功唯在當然之工夫而已而本然之理亦不可不知若夫自然之效以是考我之工夫之至與不至則可也苟有心於期待<sup>至</sup>其效驗則不可也是謀則計功者有爲而爲也

讀書貪多是學者之病朱子之所戒也從前篤信亦有此病退之所謂貪多務得今覺非良法只逐一精熟循序漸進而後至于博是良法黃山谷曰大

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書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sup>全</sup>諸篇亦得其精此說朱子之所取可爲讀書良法

禹別九州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爲之區別而已古昔本邦之別諸州者大率暗合此法循山川而爲限故隔山越川而異其州則民俗不同言語亦殊分州之迹昭晰可見矣然其間亦有不盡然者蓋平壤相連接更爲區別其界限不分明者多矣疑是初分州者拘乎郡縣之廣狹不能以山川爲

古史之體有一焉本乎書與春秋而已矣此二書經而史者也書則各記其人之言行或記一事之本末後世之史記以下諸史本乎此也春秋則編年以通記其事後世之通鑑及綱目本乎此也源流至論曰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始終編年不如紀傳亦此之謂也

文章之用有一焉記事與論道而已矣論道者本乎經也記事者效乎史也古今文章雖無窮其有用者不過斯二者耳斯二者有用之文也若徒事於巧麗而無論道記事之用便是無用閑言語不足

觀而已

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斯身生乎天地之間在乎萬古之後宇宙之間之事卽是吾分內之事不可不知焉故天下之理古今之迹君子所當知也苟欲知之非博學而何以爲哉

六書精蘊云士字从十象事之多宇宙內事皆吾職分內事从一者一以貫之也是可謂說出士字意也蓋士者可博通萬事勿執滯于一事而可也禽獸知愛已而不知愛物是由于不仁故無禮無義此禽獸之道也人道則不然愛已又愛人是此由

有仁是以有禮有義是人與禽獸之所由分也人苟便於已而無禮利於已無義則與禽獸何異乎哉

國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可爲讀書爲學者之則

言天圓地方者何也太戴禮孔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蓋道曰方圓耳非其形也篤信謂凡圓者能轉方者不能轉天道常運轉而不休其運轉之道亦圓地道常凝定而不動故雖其體不方亦言其理耳蓋地形亦圓而海水循環故舟楫之利難幾也

萬里無所不通是以知其形不方也

古來才良行脩者不鮮焉如屈原張子房諸葛武侯陸宣公韓魏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諸賢皆是王佐之才可謂振古豪傑之士也然今誦其言讀其書恐未可爲知道之人然則聞道一事可謂至難也

異端何止揚墨佛老而已乎哉管晏之霸術申韓之刑名孫吳之權謀京房郭璞之術數子莫之執中王戎嵇康之放達陳氏之事功東坡之不羈陳白沙王守仁王龍溪之心學鄉原之同乎流俗合乎

汎世之屬凡與堯舜之道不同流者皆可稱異端  
常人之情雖或厚之於始然往往薄之於終不能保  
其久君子則不然其愛敬於人也久而不衰終始  
如一與人交之道當如此是敦善行而不怠也大  
抵君子小人之所別在厚薄之間而已矣

人有善行然而自矜自衒是爲名之事雖勞苦之甚  
有許多之功苟非出乎誠心則爲虛僞所謂不誠  
無物也可惜哉雖與自爲不善者不同然其不誠  
古則一也然則是不足爲上而已矣

爲政之道教養二者不可闕焉二者養爲先教次之

是先養焉而後教也舜先使后稷教民稼穡五穀  
熟而民人育而後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此養而  
後教也既養之又教之而民不從所以有刑而正  
其罪使民從教也是以舜又命皋陶令爲士而司  
五刑其序不可紊也如此夫後世之政亦有刑法  
既有刑法則復不可先無教孔子曰不教而殺謂  
之虐此以聖人之政先養中教後刑蓋既養且教  
苟有不從者不得已而用刑而已矣

爰延曰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  
情是言交游不可不慎擇也

張良助高祖能成大功，豈其智謀之力過人而已乎？抑又因逢不世出之英主，當人心叛秦，項羽無謀，天命方順漢之時也。若諸葛孔明，雖身任將相，然不能成恢復之功，豈其才畧之力不足耶？抑因國小力弱，曹操亦智勇過人也。天下禍福不同，非天命之所致乎？然則不可以功之成否論人才之良否也。

漢宣帝時夏侯勝黃霸因直言俱下獄，霸於獄中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宋將王帝晏八歲卽位，陸秀夫

於船中猶自書大學章句以勸講，此皆衆人之所以爲迂濶而不切於事情，而君子之所獨行也。夫志士忠臣之所爲，常以死生存亡不易其操，不失其道。如此蓋以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若二子之所爲可謂處變而不失常者，也可以爲後世之則。程子曰：「外事之難細要，一一研究特於自己心身上，都不點檢，雖有過失凶德而不能知。繇改過遷善之志不誠也可謂不見自己矣。」

朱子曰：韓文公曰：「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

之篤信謂韓子說五性說三品是語之粹者可依據漢唐諸儒之所以不及也蓋說五性者言其本然也說三品者言其氣質也

因官食祿無其官則無其祿是萬世無弊之良法周世世祿而不世官是固忠厚之道然世變不常雖宜于古不宜于今者亦有之今世事務日繁官員日多而祿不可盡給父有才能而升其官食其祿是一時之宜子之才不能負荷其祿則不在其位然有素餐之費是理之所不可得而得之者幸而已如世祿之法是可行于暫而不可久後世苟世

祿之法盛行則公廩空虛何以可得舉賢能而養之耶唐虞之世失官不食可以爲良法王制亦曰諸侯之太夫不世爵祿然如勲功之臣有預草創之業者雖百世其祿惟可也

孟子之文七篇皆是一人作荀非孟子親作則首尾一體無些子瑕疵不能如此是朱子所以史記爲近是之意韓子謂孟荀之書非軻自著者恐難信

孔子教人每就事實上做工夫說心上工夫者少孟子教人每就心上做工夫孟子繼述孔子之道者也何故其立說之不同如此也曰聖賢教人隨時

變而應人情立箇門戶各自不同然不害爲道  
蓋孔子時人心尚未甚至薄其爲教也從彙倫  
上立說孟子時人心既壞亂故自心上指示耳如  
與諸侯說政將救民於塗炭之中故其言辭直切  
端的孔子之言教人之正道是爲經孟子之言救  
時之急務是爲權所以不同然孔子說仁却是本  
源孟子說集義是自事上做工夫非如後人說本  
則遺末說事則廢心也

宰我欲短喪而問于孔子者非以短喪爲善而欲必  
行也其心有所未敢達而不強解故不敢自隱匿

於其所疑欲求孔子之至教以解其惑也非如後  
世匿情行詐而不吐露其實之類而已故尹和端  
曰短喪之說下愚且耻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  
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此說  
忠厚且可爲說出宰我所問之正意黃山谷論語  
斷篇亦說此意可俟按

小人爲惡而不悛終至敗亡而止未至敗亡不止左  
傳所謂貪天禍也孟子所謂不仁者可與言哉安  
其危而利其苗樂其所以亡者其意亦同

古人曰成名每在窮苦且敗事多因得志時愚謂此

亦老子所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也。是倚伏之理雖有禍不可憂、雖有福不可喜。是塞翁之意。

詩經不可言毛詩、非毛萇之所專主也。如書稱爲尚書、則可也。故朱子亦稱尚書、益以上古書也。學術無定見、固不可爲佳。而其學術正、則不妨。所見逾變、其所見逾變、則其所學逾進。不變、則不能進矣。若夫守舊見、而不移者、朱子所謂終身守一說、不變、則非上智。節是下愚也。所以不爲貴也。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蓋人子哀痛惻怛之情於

此有所不能自己也。而孝子之心無窮焉。故先主爲之立中制限之以三年、至期則天道一周、時物皆變。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是以象之孝子之心至此猶未能已。再加之以一年者、加隆也。故倍之而再期而可以已而不可遽已。繼之以一年、間月而禫、禫而飲醴酒食乾肉、喪畢矣。是禮記三年問之說及程子之意如此朱子孟子註曰：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此本乎孔子答宰我之言。蓋孔子之答宰我以此告者、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也。朱子

以此解喪必以二年之意此亦言孝子哀痛不忍之心當如此而已古昔親喪至期年而不已必所耳熟既了了然矣不要再告故以反求諸心而所報鞠育之恩告之如此若夫喪必所以至三年之久不可遽已者禮記三年問及程子之說可謂詳明而備也

天道運而無息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地之道無私所以萬古不易終天不改也人心有私故不能與天地之道相似所以迨澆漓之時人心世道漸變

而增衰也

朱子曰才是心之力益能爲善能爲惡皆是心之力也故才有善有惡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竊以朱子之言推之自謂德者心之善也與心之力相對蓋心之善即是仁義禮智有得于天者天性也又有行道而得心者此人爲也此二者皆得于心者心之善也得者何也言得善故古人曰德者得也

陳櫟曰自得有一說朱子謂自然而得之孟子離婁篇註一說謂自得之於己篤信竊謂程子曰學貴於自得

得非外也故曰自得蓋自得之於己也非用力久  
而優柔厭飲自然而得之則不能得之自己而爲己  
有苟有臆度強求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於己也  
自字古人或以爲自然或以爲自己雖有兩義其  
所以得之工夫則一而已

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爲貴愚謂貴苟  
難者此好名之人益君子之行本分之外不加毫  
末若天割股廬墓敝車羸馬之類此皆出于本分  
未之外所謂貴苟難者也

說鬼神者多矣唯朱子說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

者簡要而的當恐可爲正解程子以造化之迹說  
此以粗迹之著顯而易見者示人而已非正解也  
張子說一氣之良能也此言陰陽之自然能往來  
屈伸者即是鬼神比程子爲稍近然是亦非正解  
也蓋二子之言不同者一子非不知鬼神爲一氣  
之靈亦各發明一理也

造化之于人不艱富貴爵祿而獨勤于德此造化非  
有心于勒情自然而然故富貴者古今常多賢哲  
者古今常少焉蓋德是天地神秀之氣純粹精義  
之理鍾會附與于人身者也夫陰陽之氣雖充塞

于霄壤之間，然清明粹美者少矣。故人之生稟受其清粹之氣者甚寡，不亦宜乎？此所以君子常寡小人常衆也。天之降命也，令人有德而知道者是天之獨所寵異於君子，百倍于富貴爵祿之厚。其生者，此君子之所以爲至樂而不願富貴爵祿也。然則學者當不憂貧賤不遇，而特可憂學之不講，德之不脩而已。

爲學以立志爲本。立志者，欲爲君子也。故楊子曰：學者所以未爲君子也。篤信謂古今之人爲學，而其行與所學相乖戾者多矣。因不欲爲君子也。

孟子曰：人人有貴於已者，弗思耳。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梁之味也。古語曰：名教之內自有樂地。愚謂名教之樂地至乎大哉？無位而貴，無祿而富，無勢而崇，與世俗之所好聲色香味財利之樂，其大小高下不可同。而語然而斯樂君子之所獨知，而小人之所不能知也。

古詩曰：四時變代謝，日月遞差馳。蓋言歲月之易過也。况到暮齡，光陰如征箭。時節如流水，衰殘之軀，取樂之工夫，須以一月爲十日，以一年爲一月。若

不然縱雖幸天假百年如白駒過隙耳殘喘須臾之際苟徒爾而終其雖悔恨噬臍何益之有杜詩云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言君子不出戶而知天下雖不跋涉萬里亦可以遠觀天下也不出卷而知古今斯身雖不享保百年亦可以通貫古今也不可以入而無此眼又不可無此心

學者欲廣其智必先須要多聞多見蓋非多聞多見何足以廣智乎廣聞見之智而繼之以精思乃所以開明其真智也然雖多聞見苟義理不貫通則不能開明心智可謂不自得也是其所學止

于耳目而不達心智也然以涉獵小說志怪猥談無用之書爲博學者非也

貧賤憂戚庸王汝於成不可怨天也橫逆之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可尤人也是皆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之事乃君子進德修業力行勸學之時也少可空放過

滿天下之事物衆多其理亦無窮爲學而得逐一通曉于其理而無可疑是人生一大快事其樂可無窮然今之學者不專于窮理之學只爲訓詁詞章之閑勞擾而空過一生了不亦誤乎

好責人之所不能，誹人之所短，是人之所不喜、取恨之道也。可謂刻薄而不忠厚之人也。

待人寬恕，不刻薄；則人悅服。夫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者是也。

人之乍善乍不善，苟人不能報，則天報之。聖人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聖人此言可信，不可疑。

人之有道德也，天之所以優厚于君子也。此人之所以難得而得之者，古來寡矣。何則？天之所斬惜也。富貴福祿者，天之所厚賜于常人也。此人之所易得。

而得之者古來多矣。何則？是天之所不靳惜也。然則古來學焉而有得者，其福可謂豐厚而尊榮也。何可比之於官祿之崇高哉！衆人者，其志懶矣。只知富貴之爲榮幸，而不知德義之最可尊貴，超越於富貴是以不好德，而貪富貴而已。

中庸言太德必得位祿名壽，蓋以德爲王，并而數之，則雖與洪範五福不同，是亦可以爲五福也。蓋人身雖有百福分屬之，則不出于此五者之外而已。然德者其本，而福之最大者也。位祿名壽四者，福之末，而其小者也。君子苟有德，則雖無四福，非所

爲憂也或曰君子是有德之人雖無位祿名之三者固非所可歎也然而死生亦大矣故洪範五福壽居其第二其所重可知而已矣無壽則不能行道成德而致遠大之功如顏子雖亞聖不幸短命而不能成功業如朱子告呂與叔之壽不永是也然則先生壽夭之際雖君子恐不能無憾如之何予答之曰壽夫者天之所命不可變易故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夫有生必有死是物理之自然修短之間知命者何足恨哉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君子之道平生無事之時固當安命而先生壽夭之際最所當着力也然非其平日見理之明安命之深豈至此而可不亂哉

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古來讀書者常多矣然知道者極鮮矣何則由不思之也惟不思可謂心之官曠其職矣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之功與學相對其益大哉

孟子謂天爵人爵恩謂天爵者良貴也無官爵而貴無勢位而崇無俸祿而足矣如人受爵於朝廷則貴矣然是人之所進退非天之所寵異也君子求在我者故求而必得之小人求在外者故雖求之

不可得然不知雖求之無益於得終身營營貪求而不休小人之所以長戚戚也

天下之物各有所長而不可棄如牛之耕馬之馳犬之守夜猫之捕鼠此皆備用之物雖至賤聖人不能棄之况於人之有才行乎人各有能有不能雖庸才之人亦有竒智之可取是以君子之用人也捨其所短而取其所長所以世無棄材而朝多良才也天之生人也以一世之人治一世之人是以亂世之所以不及治世者非人才之不足因有人才而不能用也

程子曰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深篤信謂程子之治經不泥訓詁其解釋止大概自得其本意而已是誠可謂儒者之學也世間亦有好經書而治之者則往往以詳訓詁考同異爲終身專一之事業自以爲經術止于此不知其所好者乃文字之習章句之末而非格物致知之學也苟爲學如此則雖終身從事于此不到窮理之功可惜哉夫爲學者將以知道也苟專治訓詁而不能窮理雖多亦奚以爲古人所謂買櫝而還珠者往往皆然程子言可謂後學者之膏肓也古今學者之

治經也拘滯于解釋而終身不得其意者多矣

人之稟性也各異不可以一律同之故曰物之不同  
物之情也雖子弟卑幼之輩勿以其趣與已不同  
太督責其過失蓋教育於人之法不可急迫急  
迫則不順或至于忿戾怨叛此非才養不才中養  
不中之道故曰敬敷五教在寬然寬還非怠緩之  
謂也

學者平日有達生委命之工夫則其臨變也無畏縮  
失守之患而有確乎不可拔之操然雖聰明疏遍  
之人其志操不堅確則不免有此患然則不可無

平素之工夫

程子曰人之爲不善只爲不知愚謂頑民之蚩蚩爲  
蚩不善猶赤子之入井飛蛾之赴火然所以不可無  
教戒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且吾邦  
民俗本自質樸聞教則易信從唯恨在不知學而  
已

許魯齋曰如周成康漢文景未嘗事遠畧也治吾所  
當治者也不取其勝夷狄也故亦不至於爲夷狄  
所敗篤信曰明太祖灭中興不誅元順帝而  
送還於胡國此亦成康文景之意能知治夷狄之

天下之理一定而偏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  
道也如四時之變化而推移是也以人事言之譬  
如遠征人以日日行行爲勤然而晝夜不休則勞  
憊而不能達于遠故晝往夜休晝往之中亦有時  
而休則雖日自行行然無勞憊而不能行之患是  
一張一弛之道所以恒而不究也

董子曰性者生之質是氣質之謂可爲言性之本義  
跡也蓋性者一也然有以本然言者有以氣質言者  
夫子言性相近者雜乎氣質而言之蓋氣稟言性

者是性之本義也本然之性言理之一也氣質之  
性言稟氣之有萬殊也氣質之本然者理也孟子  
言性善乃言性之本然也天下古今之性其本然  
者其理一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理是性之本然  
也苟揚以下不知性之本然所以有異論也故程  
子直指性爲理是言性之本然卽理也所以明性  
之爲善也雖然本然之性亦自在氣質之中而爲  
氣質之本然非別有一物而爲本然之性人豈有  
二性也譬諸水水之有清濁純雜者猶氣質也其  
清者水之本然也故水之本然亦在水之氣質之

中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是

指氣質而言性最爲明白孟子稱性善惟於氣質之中言其本然也非有一性宋季諸儒以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別而言之是有二性也非通論也

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南方多濕而有檳榔食之治瘴癘如此之類猶多而不可枚舉是天地之所以寵異於人也羲文鑿金生薑紅蕉幽蘭頴桐番署甘諸之類冬在圃中則根悉爛死矣人埋之於暖處則活是天地之所不能保護生活而有待人力而存活

焉此知天之愛人也厚愛物也薄夫天地之於人物也愛之之理則一而育之之分則殊其愛於人而薄於物乃自然之理也然則爲人者豈可不知天地生育之恩至厚乎哉

晉語曰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泰難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爲我祈先先難爲免七年夏范文子卒冬難作柳宗元曰文子乞死而得亦安之大者篤信曰平重盛患父之暴逆而難之及焉欲先難死矣於此特詣熊野神祠祈死歸來而後平世傳以爲美談此亦柳子厚所謂安之大者可謂不知

命也其死者偶然爾嗚呼重盛是恭敬慈祥之人  
本朝振古之善人雖清盛之暴逆亦耻之重盛在  
焉平家不區然不知聖學誠可惜哉且先父而祈  
死可謂不孝也而其志則哀矣

人之在世也可耻者五寒餓之士轉死于溝壑者不  
與存焉爲人子者不孝而不順父母一可耻也  
爲人臣者居其位而素餐且不先節二可耻也  
爲民之父母而不能養其民三可耻也學而不  
能知道四可耻也知而不能行五可耻也

吳康齋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復主

角之露鴻信謂是可以爲動心忍性變化氣質之  
法

王守仁示子姪曰習俗移人如油漬麪雖賢者不免  
况爾曹能無溺乎此言雖出于異學之人亦可取  
周子通書二程全書學者須要反覆熟覽晚年熟讀  
而覺所得最多矣蓋孟子以後復無這等之書尤  
可貴重矣明唐伯元纂輯二程全書之中切要  
者分門類編工程類語然而往往漏泄其精粹者  
而不載如此者雖十句可惜也故吾嘗編集類  
語拾遺然近來覺所脫猶多矣學者只觀全書而

可也

周子通書可爲自漢以下第一之好書。蓋諸子之最粹者也。張子之言氣象雄偉，語意淳厚，其學亦可謂正大光明也。如西銘一篇，前人之所未發，大有功于聖門。然其餘正蒙諸說之中間，有與程子所說異者，學者須要加精審。

程子之言氣象渾厚，語意簡淡。其立說如規矩準繩，可爲學者之法則。朱子之言氣象平直，語意詳明，其立說如夜行之燈燭，迷者之指南，可爲學者之明證。一章之出，雖異時，然其道之不異，如合符節。

蓋朱子之學宗二師，二程者也。如經說，雖間有不同者，寡矣。蓋訓詁之較異，不害其道之爲同。

莊子述不經所載之要旨，韓子言易詩春秋左氏之文法，皆先正之所稱述也。韓子自是鉅儒，其言當知。是如莊周是方外之徒，其言有理如此。可謂奇才也。夫有才則雖小人之言，曲學之說，亦儘有理。是君子所以不以入廢言也。如東坡諸說，亦然。

君子貧而富，賤而貴，不遇而無慊。蓋貧而富者，言知足；而不貧，安閑而自樂也。賤而貴者，言仁義忠信，樂善而不倦。天爵在我，也不遇而無歎者，言知命。

而不怨尤也。且閑散而無事，身常安樂，亦由不遇也。

好惡不正，是所以人道之廢也。好惡正則人道立而行焉。好惡之正與不正，其所繫大如此。

君子之心如青天白日之無蔽昧然其奧乎？不可測者以德之深厚也。猶水雖澄明，其積淺者汎而難測；小人之心如頑雲陰霧之不晴明然其淺而易測者以其心之淺薄也。

人心之隱微不可窺測，衆人之毀譽不足以盡信。吾人之知識不能明察，是所以知人之難也。

威儀文辭，末也表也可爲輕。仁義忠信，本也裏也可爲重。夫仁義忠信固當努力，而威儀文辭亦所當脩飭也。何則？仁義忠信威儀文辭雖有内外本末輕重之異，皆是吾人身上有存之事，不可偏廢。君子之道兼内外本末而可稱全備也。

報恩之一事，人道之所宜勤也。史記三本之語，樂共子民生於三之言，宜顧念之。夫以天覆地載，父生母育，君養聖教，師導，是皆於吾有罔極之恩。豈可一日忘之哉？材獶皆知報本，若忘恩背德者，不如材獶也。學者須省念，所以報君親與天地聖師，蓋

忠孝順事報德之志不可一日怠廢也如君父師之恩間亦有粗知之者至于天地聖人之恩益知之者極少矣學者之所當不忘也

感恩報德之事君子之所厚而衆人之所易忘也司馬溫公曰受人之恩而不忍負者其人必忠孝誠哉此言也忠孝亦是不忘君父之恩之道也世人受人之恩而不知報之反負之者多矣如伍子胥進伯嚭嚭卒讒子胥李德裕起牛僧孺僧孺卒排德裕之類且衆人受恩而報之雖或厚之於始然或薄之終是衆人薄俗之通情也竊謂感恩與忘

恩是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知恩與不知恩是人與禽獸之所由分也故簡子曰唯賢者而能爲報恩夫受恩不忘者君子之事也忘恩負德者小人之事也學者其可不用心乎

人有忘恩背德者其人必事父不孝事君不忠何則忠孝亦是報恩之大者也苟無報恩之心何忠孝之可爲耶君子百行之中報恩爲大人若有忘恩其餘不足觀也已是學者之所當自省而察其有無也天爲人而不能事天地爲子而不能事父母爲臣而不能事君爲宗子而不能事師受人之

惠而不能報，皆是忘恩負德之人，不可長也。唯信義而有守者，受人之恩而能爲感，如柔懦而無守者，雖有悅息之心，無感激之心，故不能報恩。人之生質有蔽，有偏，故學術亦有此病。蔽者其害猶淺，而易開闊，則明也。偏者其害深矣，確乎難開，固滯而成癖，不可挽回。故偏之爲病甚於蔽。古今之學士，雖英才，往往學術偏僻，而不移者多矣。近世之學者，拘舊習，阿所好，而成癖終身，不通悟者多矣。

事親以愛敬爲本，所施愛敬，其實只在能養之養，

之之道，在養志與養體而已。二者不可闕，一而養志，可爲重；養其志者，在令樂其心而不憂，而已然而能養而不敬者，夫子之所戒也。

愛敬者，凡接人之心法，非常施之父母而已。雖隨貴賤尊卑，長幼親疏之等差，而待接之各有厚薄，隆殺然，不可不以愛敬之心待接之。苟於卑幼貧賤，隆殺可謂傷損吾天性，侮累吾人倫也。

聖人全體於天地之心，天地生物之心，與聖人仁民之心，其理一也。其量亦同也。

